

晓月
著

倘若 你爱我

在最美的年华相遇，在最痴缠的岁月分离，
在最痛的回忆里重逢……

如果时光能够倒流，我们能否毫无芥蒂地再爱一次？

新浪原创
vip.book.sina.com.cn

让千万读者喟然动容、悲喜交加的极致爱恋！

华语世界最强音！新晋言情天后倾力奉献！

释放泪腺的痴缠之爱！**20000000**读者热捧，人气掀爆言情界！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晓月
著

倘若 你爱我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倘若你爱我 / 晓月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11.10

ISBN 978-7-219-07493-0

I. ①倘… II. ①晓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69914 号

监 制 彭庆国
策划编辑 梁凤华
责任编辑 梁凤华
责任校对 张雪芹 周娜娜
美术编辑 陈 君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ph.cn>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×990mm 1/16
印 张 19
字 数 300 千字
版 次 2011 年 10 月 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7493-0/I·1396
定 价 26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章	因爱生恨 / 001
第二章	爱与痛的边缘 / 017
第三章	为何年少时，爱情可以那么简单 / 048
第四章	不爱就不会再次受到伤害 / 066
第五章	三个人的不眠夜 / 088
第六章	再度纠缠 / 110
第七章	阴谋的开始 / 149
第八章	再爱一次 / 184
第九章	生命中的蓝颜知己 / 238
第十章	负心人的眼泪 / 292
	尾声 / 298

第一章 因爱生恨

没有想到，再次遇到楚梦寒的时候，会是那样的情形。

三年后，他终于出现了，来为我们之间做最后的了断。

这世上要是后悔药可以买，我绝对二话不说买一瓶来吃，脑子短路，才会跟着沈欣欣这个逛街狂跑到彩梦新都来。下班时间肯定是不能打车的。七月的天气，空调大巴里的冷气已经被肉贴肉、脸对脸的人们呼出的二氧化碳侵蚀得所剩无几。

到了彩梦新都时，我们两个人早已是一身大汗。才逛了半个小时，我就败下阵来。早就知道，来这种地方，根本就是浪费时间。

打完折，一件吊带衫也要好几百块。稍微看上眼的女装，都要好几千，能为市场经济捧场的人，绝对不是我们。沈欣欣却乐此不疲，一副过过眼瘾也解馋的样子，我实在不忍心扫了她的兴致。

忍耐，忍耐，谁让我们是好朋友呢？

当年我来到这座大城市时，身旁只有楚梦寒。

我们同在南方小城的一所大学，毕业后一同来到这座全国最著名的城市。那一年，一对年轻的情侣第一次在夜幕下为这座大都市所倾倒时，眼中迸射出的火花，比漫天的繁星还要耀眼。再后来，他走了，我一个人留下了。如今竟然已经过去三年。要说起男人的绝情，我算是深深领教了，没有工作，身无分

文，那个在和我结婚时，口口声声说爱我三生三世的男人，在一个仲夏之夜捧门离去了，把我自己留在了一个陌生的城市。我的号码一直没有变，三年了，他却一通电话也没有打来过。我的死活根本与他无关。所以我们之间除了还剩下最后的一点纠葛外，实际上已经是形同陌路了。

怎么突然又想起这些了呢？看着满眼的奢侈品，我自嘲地撇了撇嘴。实际上，我和沈欣欣两个人现在也算得上是白领阶层，尤其所在的设计部，是全公司除了业务部外奖金最高的部门，任何一个女同事偶尔来这里消费一下，绝对都不成问题。只是我和沈欣欣不行。

沈欣欣的老公是资深宅男，大学毕业后几乎没怎么工作过，除了家里最初有限的补贴，几乎全靠沈欣欣一个人的收入。不知多少次，沈欣欣高呼着：“姑奶奶要是这回不跟他分手，以后就跟他姓。”可是那男人电话里一声，老婆我想你。她又没事人似的买了便当送回家去。

我在她身上验证了一句至理名言：情人眼里不仅出西施，还出潘安。

“哇塞！”沈欣欣一声惊呼，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向一个品牌专柜奔去，指着灯光下，模特身上一条水蓝色的长裙不住地摇头叹息，“桐桐，这条裙子太美了。”

“小姐，麻烦拿一条中码的，谢谢！”沈欣欣无视我杀人的目光，接过专柜小姐手中的长裙，把我推进了试衣间。

不可否认，这条裙子真的很美，穿上它之后，早过了做梦年纪的我，也恍惚觉得自己蜕变成了童话中的公主。

“桐桐，这条裙子简直就是专门为你这种清水美人设计的。”沈欣欣话音刚落，专柜小姐也笑着走过来说：“小姐真漂亮，气质也非常适合这条裙子。”漂亮，果然漂亮！可是灰姑娘不会因为一条裙子就真的变成了公主。我很礼貌地笑了笑，准备把裙子换下来。标价本姑娘看得很清楚，6666元。这个世上有很多东西，不是因为你喜欢，就可以拥有的，例如这条裙子。

“寒，这条裙子怎么样？”我从镜中看到了一个修长的身影，正迈着优雅的步伐向这里走来。

轰，瞬间，我的脑中一片空白。直到刚才娇柔的声音再次响起，我才微微回过神来。风度翩翩的楚梦寒正挽着一个高挑婀娜的美女站在了我的身后。两人身高匹配，挨得极近。俊男美女，一对璧人。

“小姐，这裙子只有一条了，您……”

“哦，我换下来。”

从试衣间走出来，我略微把长裙整理了一下，向前递过去。眼前伸过一条修长的手臂，从容地从我手中接过裙子。

最终我还是抬起头，他还是他，无可挑剔的五官，顾长的身姿。我还是我，齐肩的长发，清丽的脸庞。只是谁能看得出，我们是曾经睡在一张床上的夫妻？

对，曾经，只是曾经。

楚梦寒反复打量手里的那条裙子，目光有意无意向我瞟过来，如同我只是路人一般。

“寒，会不会太文静了？”

“不会，你穿什么都好看，包起来好了。”楚梦寒说得极其自然。显然，这样的场景他早就轻车熟路了。

我挑挑眉，微微侧了侧身，目不斜视，拉着沈欣欣步调从容地向商场的扶梯走去。沈欣欣上了扶梯还没有把头完全正过来，对着我的胳膊用力捶了一拳，“你们也太冷血了吧，好歹夫妻一场，至于吗？搞得真跟陌路人一样，都是什么人呀？”

“我们现在本来就是陌路人。”我愣是笑了，“走，我请你吃饭。”

电梯直达彩梦新都负一层，右边边是一间港式茶餐厅，我拉着沈欣欣随便找了个座位坐下，开始点餐。

“桐桐，你们在大学时同为校花校草，各领风骚三四年，金童玉女，后来修成正果让大家羡慕得一塌糊涂，怎么就走到今天了呢？桐桐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楚梦寒几年不见，越长越妖孽，光凭那张脸，就不知有多少女人前仆后继……桐桐，看来这几年楚梦寒事业发展的也不错……”

我点了好多吃的，专注于“埋头苦干”，根本不理沈欣欣。沈欣欣自讨没趣，只好跟着加入“战斗”。

好几天，我都把电话放在离自己最近的地方，等着楚梦寒打给我。可电话却一直没有响过。他既然已经来到了A市，没有理由不找我。

我一直郁闷着，要知道结婚后会是这样的结果，当初就算是有人拿枪逼着，我也不会结婚。

22岁结婚，一年后分开，如今我不过26岁。公司里很多海归剩女，30多了还没男朋友呢，可人家就能整天一副小女孩姿态，而我的心，早就已经锈迹斑斑了。

打开公司的内网，公告栏清楚地写着晚间公司举办酒会，下列部门员工必须参加。

粗粗扫一眼，设计部：蒋若帆、萧桐桐……

我当初来昊天集团设计部时，蒋若帆也刚进公司不久，他那时刚从法国镀金归来，在设计部做项目经理。我有幸在他的手下工作，学了不少东西。以前

一直管他叫蒋师傅，如今，他已经做到了公司设计总监的位置，这个称呼似乎不太合适了，可蒋若帆却一直坚持不让我改口。

内线：“桐桐，晚上我带你过去？”

“好。”

都市生活，人情淡如水，在 A 城若说朋友，除了沈欣欣，我似乎就只有这位蒋师傅了。当初，我也曾以为这位海归精英想要追我，不过后来证明不是。

而这也是我们能成为好朋友的最大前提。可要问我们的关系是如何从普通同事升华到现在的，那还要从那次自来水管破裂说起。

有一次，我住的地方水管坏了，那房子已经有三十几年的房龄，根本没有物业，外面又正好下起了瓢泼大雨，屋里屋外都是水。我无人可求，正巧蒋师傅的电话打来。半个小时后，他赶到了我住的地方，15 分钟，问题解决。那时，我想起了一句十分没出息的话：女人根本离不开男人。感动的一瞬间我又想起了楚梦寒，那一刻，我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了自己心中的恨意。

没错，我恨他。

恨他的无情，恨他的薄情寡义，恨他的谎言，恨他的所有一切。每个女人在如花的岁月里，都有一个公主的梦想。他把我带入了水晶般的童话世界，却又亲手打碎了一切。我也曾试图小心翼翼地将碎片重新捡起，可谁知结果不过是换得双手的鲜血淋漓。

蒋若帆年轻有为，相貌不凡，正因为如此我没少得罪公司里的女职员。可是这么些年过去了，蒋若帆从来也没有向我表白过什么，就连一个亲密的动作也不曾有。谣言在一片歔歔声中，不攻自破。而我那颗早已生锈的心，也逐渐心安理得起来。

下班回家换了一条白色的长裙，化了妆，蒋若帆的车子就已经停在楼下了。他一身浅色的西装，倚在车门旁，文质彬彬，英俊潇洒。

看到我，他远远地打量一番，给了我一个欣赏惊艳的微笑。

“蒋师傅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习惯性地鼓励我？”

“鼓励？”他被逗笑了，然后又认真地审视着我，“你是我见过最自信的女人，却同时也是最没自信的女人。可这些年，我从你的身上实在找不到任何会令你不自信的地方。你说，是因为你把自己隐藏得太深，还是我的智商太低呢？”

我被问愣了，在他的目光下无处遁形。之前再光鲜的女人，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，整个人多少也会有些发霉变质，不是外表，而是她的心灵。

酒会办得热闹专业。这种场合，最令我百无聊赖。需要蒋若帆应酬的人很

多。我一个人穿梭在云香鬓影、谈笑风生的会场中，正要寻个僻静的角落坐一坐，就听见身后有人叫我的名字：“桐桐。”

是人事部的刘经理，他的旁边是……陈董？

昊天集团的董事长，陈漠然。他今天居然亲自出席了这次酒会。

小职员见到大老板，多少会有些局促不安。整理了一下长发，我走到了他们身旁，“陈董，刘经理。”

“来，介绍个人给你认识。”

嗯？董事长亲自介绍我这个小职员给别人认识？平日里低调得几乎没怎么见过老总的我一时想不明白，但却隐约觉得这绝对不会是什么好事。

跟着他们来到了酒店花园的喷水池边，各色的灯光把喷泉映射得炫彩夺目。那里正站着几个在寒暄的人。我突然感觉有一道熟悉的目光一直在暗处打量着我，一抬头，就看见一双深邃的眼睛。

楚梦寒？他居然也在。愣了一下，我还是硬着头皮走了过去。

“介绍一下，这是 TPC 中国区的执行总裁楚总。这是我们集团设计部的萧桐桐。”

楚总？

我恍然大悟，公司最近正在争取与 TPC 的合作，这次酒会就是为了争取合作而特意举办的。三年不见，这个当年的落魄青年，果然发达了。

人事部的刘经理笑着说：“楚总是在 G 大读的大学，我记得桐桐也是哦，两个人不会是早就认识了吧？”

我沉默，他浅笑，而且笑得邪恶。

“初次见面，楚总我敬你。”我抢先开口，打破沉默，拿起旁边侍应生盘中的一个高脚杯，把里面的洋酒一饮而尽。

楚梦寒把酒杯举到嘴边，微微眯起的眼睛，在五彩斑斓的灯光下，显得深不可测。他嘴角上扬，环视陈董与众人一圈，笑着说：“此行能遇到这么漂亮的校友，才是我最大的收获，不知是否有这个荣幸请萧小姐跳一支舞呢？”

那口气，暧昧的意味很浓，让我十分不舒服，好像我是他猎艳的对象一样。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我这个默默无闻的小职员。

故意的，绝对是故意的。

想看我发窘无措？

哼哼！

我毫不示弱地对上他的眼睛，用只有他看得出的充满挑衅的双眸，“很

荣幸。”

舞池中响起了轻柔的音乐，楚梦寒拉起我的手，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翩翩进入舞池。

我根本不能喝酒，哪怕是一点也会上头。洋酒的后劲很大，刚才喝得很急，现在已经开始有反应了。楚梦寒饶有兴致地观察着我脸上一点点的变化，炙热的掌心紧紧地贴着我的腰，“不能喝酒，逞什么强？”

难得他还记得。

我下意识地向后与他拉开距离，可却被他的大掌桎梏得更紧。

“看样子你过得不错……”

面对嘲讽，我选择闭着嘴不出声。头越来越晕了，可这个时候怎么能示弱？我瞪大眼睛盯着他。

楚梦寒突然低下头，略带酒香的男子气息放肆地喷在我的脸上，制造了一种暧昧的气氛。

我忽然想起若干年前，大学校园中法国梧桐树下，他第一次亲吻我的那一幕。

近在眼前，又恍如隔世。

眼前美好的画面很快就被后来那些永无止境的争吵片段所取代，我突然觉得异常的疲惫，一如三年前最后分开时，只剩下两个人久久的沉默一样。

身旁来往穿梭的人优雅地跳着舞。

“楚梦寒，我们尽快把手续办了吧。”声音极小，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。三年前，我们就已经达成一致了，只是差个手续而已。

话音刚落，一曲完毕。

楚梦寒好像被什么人吸引了过去，一转身猛地松开我。我一个不稳险些摔倒，才站好，就看见楚梦寒紧紧地搂着一个高挑的美女向舞池走去。

那美女身上的裙子，正是我在商场时试穿的那一件。

看着他们的舞姿，我突然想起了一首老歌：你像只蝴蝶在天上飞，飞来飞去飞不到我身边……我只能远远痴痴望着你，盼啊望啊你能歌一歌……

这首歌他曾经在我宿舍的楼下，拿着吉他为我弹唱。那时我想：他那么骄傲的一个人，肯用最浪漫的方式追求我，这应该就是幸福吧？

可现在我知道，我不是唯一的那只蝴蝶，他的歌不仅会为我而唱，同样也会为别人而唱。

“梧桐，你喝酒了？”蒋若帆从身后扶住我的肩头，这是这些年来我们之间最亲密的一个动作了。若在平时，我可能会有些不自然，可是今天我真累了，



单薄的身体，不由自主地向他靠了靠。

“嗯，我累了，能不能先走？”

“你等我一下，我和几个人打声招呼，然后送你。”蒋若帆挽着我走到边上的长椅旁让我坐下，自己才离开。

有个之前向我示好的男同事过来向我敬酒，我一饮而尽，等蒋若帆赶来的时候，我已经不知道喝了第几杯了。也许我根本就是存心想醉。

自从懂事开始，我就是父母眼中的乖女儿，老师眼中的好学生，公司里的好员工，唯一一件破格的事情就是离婚。

可那也不算破格，我的父母支持，楚梦寒的母亲也支持，我们自己也彼此绝望……今天我只是想放纵一下自己。

头好晕，可睁开眼睛后，才发现不仅仅是头晕这么简单，眼前的情形，让我整个人都要晕掉了。除去开会、公司组织旅游，几乎与酒店绝缘的我，正躺在一间豪华套间内的松软大床上。

天花板上的水晶灯散发着璀璨的光彩。右侧的落地窗前，垂着咖啡色的纱帘，随着夜风轻轻飘动。隐隐约约透进来外面交叠闪耀着的霓虹灯光。如此华丽，如此迷蒙，这种气氛应该怎么形容呢？

这时，我听到了浴室内传来的隐隐约约的流水声。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字眼，来形容此时的气氛。

暧昧！绝对暧昧！

床上好像有火苗烫到了我，我猛地坐起身，想要马上离开这。可一阵天旋地转，我不得不又倒回床上。

记忆迅速倒带到醉酒前的片段，我喝酒，蒋师傅说要送我回家……他让我等他……我继续喝酒……然后醉倒……蒋师傅无法送我回去，只好帮我在酒店订了房间。

我终于镇定了些。可是一想到，我在床上，一个男人此时在里面洗澡，空气里还是有一种让我忍受不了的尴尬。

但他毕竟是光明磊落、谦谦君子的蒋师傅呀，想到这，我才稍微安心下来。看了一眼桌上的电子钟，已经到了午夜一点，虽然很晚了，我还是想请蒋师傅送我回家。

听到浴室门开的声音，我有些迫不及待，“蒋师傅！”

没人回答，我只能再喊一次，“蒋师傅！”

当喊到第三声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男人走到了我的面前，正用杀人般的眼神看着我。看着面前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英俊男人，我简直要发狂了，哪有什

么蒋师傅？

他是楚梦寒！我听到了自己磨牙的声音。

这究竟是什么状况？他身上用一件白色的浴袍裹住，微微敞开的胸膛上还挂着没有擦干的水珠，半干的头发稍显凌乱。

三年后的他好像是一颗被打磨后的钻石，夺目得让任何人都移不开眼睛。

可是这任何人却不包括我。

因为，我曾经见过，他最深情的样子。

因为，我也曾见过，他最绝情的样子。

那两幅画面三年来，几乎在每一个夜晚时刻在我的脑海中交替浮现，折磨着我，刺激着我，以至于现在站在那里的他都可以在我的眼前模糊起来。

我确实有话要和他说，可我那强大又脆弱的自尊，却不允许我在眼下的情景中和他对话。我跌跌撞撞地走到门前，却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拽了回来。整个人又跌坐回床上，更跌入了一个男人的怀抱中。

他从背后紧紧地抱住我，我奋力挣扎，但声音尽量保持冷漠与蔑视，“楚总，请你放开我。”

他愣住了，箍着我的手臂也僵在那里，被我的这个称呼点成了化石。我想我的语气和表情，已经很明确地告诉他，我不是在和他斗气，我真的是当他是陌生人而已。

没有你的三年，我没被饿死，没有去坐台，没有给人家当情妇，没有滚回老家，更没有打电话求你，反而在这个世界知名的城市里活得好好的。

你觉得心有不甘？所以又想来搅乱我平静的生活？能想象得出，主动向你投怀送抱的女人肯定有很多，当年就不少，更何况你现在又成了有钱人。

但是我对你，除了不屑，还是不屑。你以为还能把我骗上你的床，让我像从前那样沉沦在你那并不可靠的柔情蜜意里吗？

简直是笑话！

我突然听到他在我耳边轻笑了一声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笑声有些悲凉的味道，但更多的还是愤怒。接下来，便是他铺天盖地的吻密密麻麻地落下来。而他的一双手正用力地撕扯我的裙子。这一刻我再也做不到平静，我用力地推拒着，冲着他喊：“楚梦寒，你做什么？！”

他没说话，而是一翻身，把我压在身下，攥住我的双手放在头顶。这样的姿势，彻底激怒了我，从他的眼中我看到了自己愤怒得有些可怕的表情。

可面前的这个人却似乎比我还要生气，他死死地盯着我，深深地探究我，似乎想要一下子从我的脸上看清这三年来的每一分每一秒。

我没有兴趣研究他由愤怒转向复杂的表情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，“楚梦寒，

你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把我骗到这里来，你不觉得恶心吗？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无论你想怎样，只会让我更加轻视你！”

他沉默了一会，幽深的黑眸中，涌上久违的柔情。他的眼睛很迷人，波光潋滟看不到底，时而还会有一丝忧郁的神情。高傲而又忧郁的白马王子，如此深情地看着你，想必没有哪个女人能抗拒，当初我就是因为望进了这双眼底，才最终把自己一点一点迷失。

他低下头，轻轻地吻上我的唇，像要慢慢地感受我的存在，像是当初那样万般爱怜着我。

“梧桐……”他轻唤着我，看着我一点一点地沦陷。感受到我渐渐软化，他松开了我的手腕，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抚摸着我的脸颊，好像在抚摸着一件易碎的瓷器。

我的心底突然酸得难受，一股巨大的苦涩从心里涌上眼底，泪水无声无息地落了下来。一抬手，我的巴掌清脆地落在他的脸颊上，所有的柔情全部静止在这一秒钟。

他一个激灵，愣了足有一分钟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，然后吼道：“萧梧桐，你在幻想什么？你觉得我会费心把你骗上我的床来？你太高估你自己了！”

他的右脸被打得红红的，浑身都散发着怒意。我不明白他话中的意思，迷茫地看着他。

“你不过是你们公司送给我的礼物，我回到房间就看见你躺在我的床上，现在我不过是在拆礼物而已。在我面前装什么清高？刚才你嗲声嗲气喊的那个男人是谁？你经常和他出来开房间吧，喊得真恶心！对了，你既然能被你们老总当礼物送给我，恐怕还被送给过更多的人。我想昊天集团设计部的高薪也没那么容易能拿到的。”他似乎被愤怒燃烧得失去了理智，一只手再次禁锢住我，另一只手去撕扯我的裙子。

而我觉得自己就像一片羽毛，轻飘飘地向无尽的深渊中坠去，再也找不到一个支点。

三年来，我努力进修，抢着加班，从设计部一名打杂的文员做起，直到真正成为了一名设计人员。而现在，那些寂寞苦涩的日子里支撑我信念的支柱，一瞬间轰然倒塌了。

我曾经想过要以最骄傲的姿态再次见到楚梦寒，可没有想到，我竟会被我最热爱的公司，当礼物送到了他的面前。默默地流着眼泪，我感觉自己正像一个礼物被脱去了所有包装，全身赤裸地展现在他的面前。

我的意识慢慢地涣散，任由他一寸一寸地吻着我。竟然产生了幻觉一般，

听见他柔柔地唤着我，好像做错了什么事情一样，“桐桐……桐桐……”试图用炙热的吻来掩饰他的害怕与不安。

酒精麻醉与现实的无力，让我的身体很快在他的挑逗下沉沦。他用他的嘴唇，他的身体百般讨好着我。技术精湛，比三年前突飞猛进。

我不停地哭，他就律动得更加疯狂。我哽咽得噎住气，他就更用力地吻我。我的指甲陷入他的肩膀，他就咬住我的耳垂。我敌不过他，终于在他的身下，呻吟出声。

时间仿佛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，又像只有激情燃烧的一瞬间。

当一切平息下来，窗外已经泛白，新的一天又开始了。

晨光从窗户射进，当阳光照到我的脸上时，我不禁被那温热的光线唤醒了。我眯着眼睛，伸手挡住了光线，转头看向窗外，才知有人把窗帘拉开了。我再看向床的另一边，那里早已不见人影。

我对着天花板发呆了片刻，思索着应该如何看待昨天晚上发生的一切。

最终我放弃了在这种没有答案的事情上浪费时间，跳下床，跑进浴室将自己清理了一番。

我知道，无论你昨天发生了什么，每天早晨天依旧会亮，地球依旧在转，所以生活还得继续。

床上有一条新的连衣裙，看来楚梦寒还算没有“赶尽杀绝”，好歹让我能体面地从酒店里走出去。

我换好衣服，拿起自己的包包，走到马路上。看着忙忙碌碌的人群，这一刻，所有的图像都好像变成了黑白的胶片，而我的人生在这黑白的世界里，陀螺一样地旋转着，却不能失去方向。

我，萧桐桐，来自中国苏北一个小地方。我们村里几乎所有的人都羡慕我父母供出了我这么一个大学生，虽是女孩也照样光宗耀祖，眼热了无数的父老乡亲。

看到了我，我妈仿佛就看到了挂着人民币的摇钱树。妹妹只比我小两岁，成绩也很好，可是因为家里只能供一个人念大学，她便放弃了读书的机会。因此，上了大学的我，就是爸爸、妈妈、妹妹、弟弟全家所有人的希望。

不负众望，半年前我终于为家里在镇上买了商品房，月供 2426 元，期限十年。我自己每月的房租是 1800 元，再除去生活费、交通费、通信费，我每个月银行卡上所剩无几。此外，我还要支付用于继续深造的学费。因此，表面上我是美丽端庄的白领丽人，可是实际上我依旧是连漂亮衣服也舍不得买一件的赤贫阶层一枚。



革命尚未成功，小女子仍需努力。

可脱贫已经不能满足我妈的愿望，如今她最大的心愿，就是想以我的美貌作嫁妆，嫁个有钱人，彻底让家里致富。这也是当初她极力反对我和楚梦寒在一起的原因。为此，当年的楚梦寒还真没少遭我妈的白眼儿。她想不明白，我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女状元，怎么就跟了他这么一个家境平平的毛头小子呢？

楚梦寒永远也不会知道，那个夜晚，我跪在院子里，冰冷的雨水把我浑身淋了个湿透，我求我妈，动员弟弟和我一起求她，拍着胸脯做保证。最后她抽了我一个耳光，勉强答应了我们的婚事。

往事不堪回首，不堪回首呀。

自怜不是本姑娘的作风，我比较喜欢在绝望的时候，想一点高兴的事情。再过一年半，我在职研究生的课程就修完了。虽然在这个城市里，学历不怎么好使，可毕竟是一个希望。

生活是艰辛的，但未来总是美好的。

给自己一个希望，哪怕是每天去买一注彩票。

人有了希望，才不会绝望。

楚梦寒，我麻醉着自己，却还是不可抑止地想到了他。

不知哪本杂志上曾经写道：分手后不能做朋友，因为彼此伤害过，不能做敌人，因为彼此深爱过，所以只能做最熟悉的陌生人。

我不想继续恨你，你也不要再来伤害我，我们彼此放过，从此就做一对最熟悉的陌生人。

我拿出手机，按了一下开机键，几秒钟后，信号恢复。我颤抖着双手拨着一个三年来已经陌生的号码，不想却有一个电话打了进来。

“蒋师傅。”

“桐桐！你昨晚去哪了？他们对我说，你让他们转告我，你和一个朋友先走了。我晚上给你打电话一直关机，今天上班也没有看到你，你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？”

虽然只是在讲电话，我也能感觉到一向温文尔雅的蒋师傅口气里的担心和愤怒。

“嗯，蒋师傅我没事，昨天和一个朋友聊得太晚了，我马上就到公司了。”我一边说，一边伸手拦了一辆计程车。

今日事今日毕，拖泥带水对我可是一点好处也没有，我决定赶回公司，找那些相关人士好好“谈谈”。如果真的干不下去了，我还得第一时间去找工作。也许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，可每个月银行的贷款是绝对不能商量的，晚一天，信誉记录上就抹上了一道黑色，几个月不还，就要有人来收房了。

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若是让我老妈从新房子里搬回平房去，估计还不如杀了她。当然，我家之前的房子也早就已经卖掉了。如果房子被收走，那全家就得住大街。

我决定先去公司，再去找楚梦寒。

昊天集团占据了大厦的 26、27、28 三层。以往每天若不早到十几分钟，都会因为挤不上电梯而不能赶在迟到之前按指纹。

今天错过了上班时间，大厦的电梯并不拥挤，可在我进入电梯的那一瞬，正好看到楚梦寒从另一部电梯内走出来，打着手机匆忙地离开大厦。

我脑子里都是昨晚和他纠缠的情形，身上还到处都是他留下的痕迹。想到这，我心中紧缩了一下，手心都是汗。我正努力集中精神反复想着要不要冲出去追上他，可电梯已经合拢了。

我的办公室在 27 层，我直接按了 28 层的按钮，因为人事部在那里。穿过工作区，我来到右手边一间独立的办公室前，轻轻叩门。

“请进。”是经理刘梅的声音。

看到我的那一瞬间，她面部的表情明显僵硬了一下，然后立刻挂上周到的笑容，“桐桐！”她站起身，做贼心虚地替我泡上了一杯咖啡。

可我并不想和她周旋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刘经理，昨天晚上的事，我需要一个解释。你也是女人，有一句话说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。你这样做一点也不觉得羞耻吗？”

刘梅听我说完，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，整个人靠向了椅背，“OK！桐桐你这样直接，我也就不再绕圈子，是我把你送到酒店去的。从理论上讲，楚总年轻有为，相貌出众，是典型的钻石王老五；而你单身未嫁，又是同一所大学的校友。如果你们能有发展，也是一件美事。若从法律意义上讲，就算我搭错了桥，我也只是将你送到了酒店而已，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。你有权报警，我一定配合调查。”

她在我的脸上寻不到答案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又摆出了一个无奈的 pose，“若从公司的角度讲，你也应该理解我……职位再高，也只是个打工的，我只是听从安排而已。”她一边说，一边用手指了指旁边董事长的办公室。

我仔细琢磨着她分析的这几个方面，不得不佩服她，确实说得有理有据，若认真追究我毫无胜算。

报警？我和楚梦寒至今还保留着一定意义上的法律关系，到时警察还不骂我是精神分裂？

三分钟后，她得意地一笑，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，推到了我的面前，



“这是我们公司与 TPC 合作的计划书，公司的意思是让你也参与到项目组来。”

“我可以拒绝吗？”

“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是：不失职，不越权。这是公司高层的决定，我想你不能拒绝。”

“那我可不可以先请几天年假？”

“可以，当然可以。”她答得这么干脆，一定是记得我今年的年假只剩三天而已。

我抱着沉沉的计划书，临走的时候回过头说：“我会保留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。”

看见刘梅有几秒钟的惊愕，我的心脏小小舒坦了一下。

我为鱼肉，人为刀俎。我真怀疑是楚梦寒有意暗示公司这么做的，他才是万恶之源。

回到我的位子上，我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。桌上摆着的是去年公司周年庆时我们设计部所有同事的合影。

那个笑容灿烂的女生是我，我用手搂着沈欣欣的肩膀，另一个男同事搂着我，每个人都亲切地搂着身旁的同事的肩膀，好一个朝气蓬勃的工作团队！

看着看着，眼睛有点疼。

那时，我一个刚刚毕业不久的女生，独自在这么一座大城市里讨生活，没有亲人，每到夜幕降临的时候，那种外乡人的孤独感觉就特别强烈。公司是让我唯一有归属感的地方。别人不愿意加班，我抢着加班，别人不愿意做的工作，我从不拒绝。

这里几乎是我三年来生活的全部。我习惯了周六周日，低头工作之余，抬起头入眼的便是银灰色的工作隔断。我一直想着自己要和公司一起成长，一起壮大。

三年了，我一直知道自己爱这份工作，爱这个公司。可没想到离开时，竟然会这么的不舍得。沈欣欣经常说我一根筋，情商高得不是地方。如今这个社会，像我这么弱智的人几乎绝种了。可能我真的缺心眼吧，否则这么努力向上，怎么会搞得自己离婚又失业？

“桐桐你在做什么？”蒋师傅的声音在身后突然响起，吓了我一跳。

我想辞职的事情，还不能告诉蒋师傅，不是我不够意思，我实在是没法解释我想辞职的理由。

“嗯……蒋师傅，我想把今年的年假休完，刚填了请假单，估计要到下午他们才会拿给你签字。我……正简单收拾一下东西。”

“你要请假？”他很惊讶。